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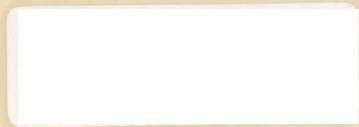


第十六届 百花文学奖

小说月报

入围作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第十六届 百花文学奖

小说月报

入围作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小说月报入围作品集 /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06-6769-9

I. ①第… II. ①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2071 号

选题策划:《小说月报》编辑部 编辑统筹:徐晨亮
责任编辑:齐红霞 赵 芳 封面设计:任 彦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天津长荣健豪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510 千字 插页:4 页

印张:27

版次: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叶兆言



李铁



徐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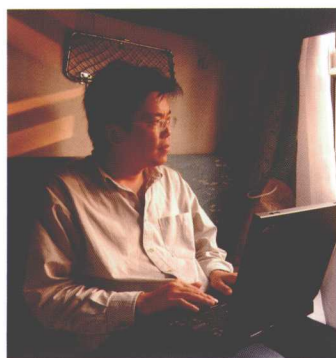
杨少衡



王秀梅



孙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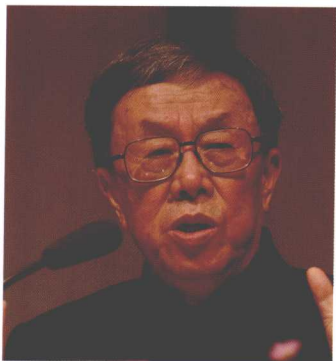
张者



纳兰妙殊



曹军庆



王蒙



笛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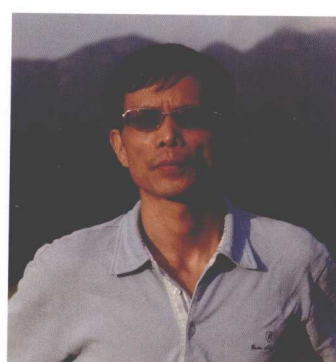
王祥夫



姚鄂梅



范小青



南翔



鲁敏



叶弥



裘山山

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
小说月报入围作品集

目录

[中篇小说]

叶兆言小传		
白天不懂夜的黑	叶兆言·····	004
李铁小传		
男女关系	李 铁·····	050
徐坤小传		
地球好身影	徐 坤·····	076
杨少衡小传		
海湾三千亩	杨少衡·····	096
王秀梅小传		
天衣	王秀梅·····	136

孙频小传		
异香	孙 频·····	162
张者小传		
同学会	张 者·····	190
纳兰妙殊小传		
魔术师的女儿	纳兰妙殊·····	230
曹军庆小传		
滴血一剑	曹军庆·····	262

[短篇小说]

王蒙小传		
明年我将衰老	王 蒙·····	296
笛安小传		
胡不归	笛 安·····	312
王祥夫小传		
泣不成声	王祥夫·····	326
姚鄂梅小传		
心理治疗师	姚鄂梅·····	334

范小青小传		
梦幻快递	范小青·····	350
南翔小传		
老桂家的鱼	南翔·····	362
鲁敏小传		
万有引力	鲁敏·····	378
叶弥小传		
逃票	叶弥·····	396
裘山山小传		
寒露寒	裘山山·····	416
编后语	《小说月报》编辑部·····	428

中篇小说

zhongpianxiaoshuo



中篇小说奖·入围作品

叶兆言小传

叶兆言,男,1957年生,江苏苏州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硕士学位。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后羿》《驰向黑夜的女人》,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杂花生树》《旧年人物》等。其作《追月楼》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马文的战争》《美女指南》分获《小说月报》第十、十五届百花奖。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白天不懂夜的黑

叶兆言

—

家庭烦恼谁也避免不了，每当心情不太好，为生活琐事郁闷，尤其和老婆拌过嘴，陷入了都不想搭理对方的冷战，我便情不自禁想起林放当年离婚后的那种快乐。那种被解放了的快乐难以言表，是个男人都会忍不住羡慕，都会被她内心深处的喜悦打动。鳌鱼脱了金钩去，摆尾摇头更不回，林放最著名的一句话，大丈夫何患无妻，离婚从来不等于世界末日，当然他的话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著名版本：

“男人嘛，怎么能不离一次婚？”

后来，经历了三年牢狱之灾，林放的人生哲学中，又增加了一句至理名言：

“男人嘛，要想有那么点出息，你恐怕还得坐一次牢。”

时间回到一九八六年秋天，距今已快三十年，我们几个写小说的朋友凑一起，在湖南路上一家叫黑森林的餐厅请林放喝酒。那时候，身边的人好像都没什么钱，轻易也不敢上馆子，只有遇上谁发表文章，混到了一点小稿费，才会去馆子庆祝一番。林放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他离婚了，从道理上来说，心情肯定不好，情绪一定低落，兔死狐悲唇亡齿寒，我们便在背后替他瞎操心，决定趁机聚会一下，毕竟也朋友一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干脆请林放喝个酒，好歹也安慰安慰他。

林放是我们那文学小圈子里第一个结婚的人，第一个离婚的，当然，也是第一个公开发表小说的，而且发表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人民文学》上。那时候，我们都是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文学青年，都觉得他会因为离婚很沮丧。林放的前妻李明霞是个干部子女，人长得又高又大，虽然不能说是沉鱼落雁那样的绝色美女，起码也是相当漂亮。当初林放不顾一切地追求李明霞，我们都很佩服他的勇气，都觉得他会碰壁，都觉得这事不太可能，没有太多现实性。结果碰壁归碰壁，有一度可以说头破血流，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还是心想事成，硬生生地把李明霞追到手，高高兴兴抱得美人归。

外面都在传说这家馆子价格很贵，很能宰人，吃完结账常会吓人一大跳。本地创办不久的一张晚报曾以《黑森林真黑》为题，发过篇幅不短的报道予以揭露，可能因为这原因，他们对文化人心存戒意，态度不太友好。林放那天来得最晚，我们点好了菜恭候大驾光临，却迟迟不见人影。那时候没手机，也不知道他到了什么地方，女服务员不停地过来催促，问什么时候能上菜，我们只好一个劲儿地往门外看，连声说等等，再等一会儿。在大家焦急的等待中，姗姗来迟的林放终于出现，他一脸快乐地走了进来，毫无歉意地看着我们，说，你们怎么选中这么一个地方？

早已不耐烦的女服务员脸色很难看，白了林放一眼，噘着嘴说：

“现在总可以上菜了吧？”

我们也顾不上与林放再敷衍，齐声说：

“上菜，现在就上，赶快上。”

喝什么酒已记不清，说过些什么话也忘了，能记住的只是林放的春风得意。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从头到尾，基本就是他一个人在说话。好汉不提当年勇，几年前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的光环不复存在，那时候他已经不怎么写小说了，兴趣早已转移，很显然，还有更重要的事正等着他去完成。林放的这次出场，只是给大家传递了一个最简单信息，原来离婚也可以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很快到了结账的时候，女服务员面无表情地送账单过来，我们中间有个比较认真的人接过账单，很仔细地看，核了一下价格，一边看，一边咂嘴，然后嘀咕了一句：

“×，真他妈不便宜！”

我们七嘴八舌，都说给打个折，零头免了吧。女服务员面无表情，根本不愿意理睬。林放掏出一本红色的特约记者证，对女服务员亮了亮，说去跟你们老板招呼一下，商量商量，告诉他今天有个晚报的记者在这儿吃饭，让他打个折怎么样。女服务员不屑地看着林放，说我们这儿不打折。林放说，这事你说了不算，去跟你们老板说。女服务员扭头走了，不一会儿，老板一本正经地出来了，非常诚恳地问哪位是记者同志，点头哈腰地又问菜肴味道如何。我们异口同声，一边将林放推出去，一边称赞说菜还不错，说厨师手艺很好，只可惜价钱稍稍贵了一点。老板看了看林放，说能觉得菜不错就行，我这儿呢讲究的就是一个质量，如果是别人，我真可以给你们打折，是晚报的记者，这个就对不起了，我是一分钱折扣也不会打。

老板的话是存心让林放下不了台。老板又说，我这儿就是不给报社的记者打折，不打折就是不打折，你们总不能为这个再投诉我们吧？别人都说要防火防盗防记者，做生意的都害怕你们，我不怕，老子就是不怕。他这么气势汹汹地

一说,我们都有些不太高兴。首先,我们也不是什么记者;其次,聪明反被聪明误,林放那个特约记者证本来就是蒙蒙人的,现在既然蒙不了人,那就什么都算不上了。事情到这一步,犯不着跟餐厅的老板斤斤计较,立刻把钱付了。说好是大家请林放,来了七个人,除了林放,剩下的六个人掏腰包平摊,当场把账结算清楚。林放有些不好意思,说怎么是你们几个请我吃饭呢,应该是我来请你们。你们想想,我终于把婚离了,终于离了,这可是件大好事,应该好好庆祝庆祝:

“喂,你们别这样看着我,我说的可是真话。”

二

我和林放最初是通过上夜校认识,说起来他还是我的老师,正经八百地教过我。一九七七年,我在郊区的一所夜校上课,林放是教我们作文的语文老师。按说也没比我大几岁,可是因为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他给人的感觉,写作方面非常有才华。确实很有才华,印象最深的是讲解鲁迅小说,说得头头是道,丝丝入扣,让人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经过他的分析,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要点,明白了鲁迅的小说好在什么地方,明白了鲁迅为什么要这么写,同时,也开始明白还有哪些不足。

那时候,林放是一所中学的语文代课老师,不是正式编制。能够谋得这份教职,缘于几年前的“批林批孔”,他一篇批判孔子的文章大出风头,得到有关领导高度赞赏。在夜校也是兼职,很快高考恢复了,这样那样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临考前夕,他的作文课人满为患。林放是我见过的命题作文高手中顶尖人物,他教我们怎么猜题,怎么审题,怎么套题,怎么出奇制胜,怎么让改作文的老师眼睛为之一亮。林放还能写一手好字,在书法上下过功夫,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坐下面的女学生便不住地咂嘴。记得当时有一本油印的作文选集,里面收了他写的二十篇范文,在当年,这本集子就像高考秘籍,足以应付各类可能出现的作文命题。

我和林放一同参加了高考,恰巧又在同一个考场。那时候刚恢复招生,只要是个学校就是考场,就人满为患,有太多的人参加考试,很多届的学生都挤在同一个战场上拼杀。南京天气又非常热,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考生们挥汗如雨,一个个都跟洗桑拿一样。记得考完语文后,灰头土脸湿漉漉地从教室出来,远远看见林放正在那边与人高谈阔论。他伸手招呼我过去,问考得怎么样,问那几个病句是不是都改对了,作文有没有走题。我脑袋晕乎乎的,基本上属于一种中暑状态,甚至都记不清刚考过什么。

结果让人十分意外，林放居然没考上大学。这说明考试貌似相对公平，可是仍然会有人才流失。也许其他科目没考好，也许还有别的原因，譬如政审什么的，反正高考落榜从此成了林放的一个心结，提到了就特别窝火。多少年来，我一直是他举例的对象，为了表明自己的人生不得志，在爆出了一句粗口之后，他常常会很幽默地再补上一句：

“我的学生考上了大学，而我，他的辅导老师，却被无情地拒绝在了大学的门槛之外。”

第二年，林放干脆直接参加研究生考试，不幸地又一次名落孙山。这一次更加冤枉，他进入了复试，是口试，根据那时候惯例，进入复试的人基本上都会录取，可能他太狂妄了，口出狂言，把人家给狠狠地得罪了，弄得考官很不开心，结果就自食恶果。考的是文艺理论，林放只顾自己满嘴跑火车，一个劲儿光知道卖弄，大谈“车别杜”，也就是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或许早就明白口试一定会跟他讨论这个，林放做足了准备，俄国人名字都很长，长长的一大串，他故意跟人家玩深奥，一说起别林斯基，就是“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一提到杜勃罗留波夫，就是“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这样的卖弄很像我们小时候看了电影《列宁在1918》，都喜欢卷着舌头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其实这称呼也是小孩子的想当然，“列宁”只是笔名，列宁的真名应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口试中，林放竟然与考官为“车别杜”的排名争论起来，他坚持认为应该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放在别林斯基前面：

“别林斯基确实也不错，不过我还是觉得，他要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略差一点，毕竟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写过一部很著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有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和没有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显然是不一样的，你说呢？”

林放属于那种在哪儿都有气场的人物，在什么地方都能反客为主。考官的脸当场气绿了，据说这家伙曾正经八百地学过俄语，开口闭口全是别林斯基语录，动不动就是“艺术是形象思维”，文学人物是“熟悉的陌生人”，可硬是被林放的狂妄吓得不敢开口。眼前的这位考生完全忘记了身在何处，根本不把他这个考官当回事，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后，忍无可忍的考官总算想到一句别林斯基的名言，可以用来回击林放，可以很好地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不好的书告诉你错误的概念，使无知者变得更无知’，别林斯基的这句话太好了，我想它是可以击中一个人的要害的。”

林放意识到不妥的时候，事态已无法挽回。他注意到了考官脸上的不屑，

突然想到自己命运还掌握在这个迂腐的家伙手里。醒悟也来不及了，林放遇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已经被击中了要害，考场上的过分张扬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嘴上讨得的便宜最后让他吃了大亏，临了，他是唯一一位复试被淘汰的考生。教训很深刻，代价很惨重，这件事对林放的打击不大也不小：说不大，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就算被录取了，跟着这样的导师学习也是无趣；说不小，是因为工作还没有正式落实，他仍然还是工人编制，仍然还是“以工代干”的夜校兼职老师。如果被大学录取，这一切问题就都不再是问题。

差不多是在同时期，林放开始狂写小说，如痴如醉，连续不断地向本地的几家文学刊物投稿，一次次被退稿。接着，他又向北京的《人民文学》和上海的《上海文学》轮番发动进攻。《上海文学》没有理睬林放，《人民文学》却在退了几次稿子后，刊用了他的一篇小说，而且是放在头条位置上隆重推出。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大事，非常引人注目，非常轰动，从此林放在文坛上便有了点声势，所谓一登龙门，立刻身价百倍，毕竟《人民文学》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在我认识的一批文学青年中，林放是那种多才多艺的人，能写一手很不错的毛笔字，会拉几下二胡，还会画画，新诗旧诗都能来几句，现又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小说，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越发高大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学成了最大时髦。因为进了中文系，因为赶上了文学热，我免不了也跟着瞎起哄，追随班上同学一起学习写小说，写了便向林放征求意见。说老实话，林放不仅是我的语文老师，辅导我如何顺利地通过高考，他还教我怎样写小说。是林放最先发现了我的写作才能，记得当时大学校刊拒绝刊登我的一篇小说，弄得很没面子，让人垂头丧气，他听说后哈哈大笑，鼓励我不要灰心，不要被这种微不足道的退稿击倒。他说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开端，你要用这个来励志，要把这事当作起点，要用你的实力来证明自己，要让有些人明白，要让他们明白当初的拒绝是多么愚蠢。

转眼进入八十年代，文学变得更加疯狂，一时间工农兵学商，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看小说写小说。市面上给人介绍对象，有一句重要的广告词就是“喜欢文学”，喜欢不喜欢小说成了文化标签，只要能发篇文章就会引起异性注意，只要办文学刊物就会畅销，只要是个文学讲座就会有人抢座位。林放周围聚集了一帮喜欢写作的文友，我们志同道合，一起写诗，写小说，我和林放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他不允许我再称他为林老师，觉得这样的称呼过于见外，有些生分，不足以反映我们之间的交情。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有一段时间，他正狂追李明霞，考虑到她比我还小两个月，称呼老师把他喊老了，为了使自己听上去更年轻一些，为了拉近距离，他竟然放下身段，很认真地对我说：

“从今天开始，要是敢在李明霞面前再喊我一声林老师，我立刻跟你翻

脸！”

三

那时候，正是林放对李明霞穷追不舍的阶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多少年来，我一直顽固地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位冷艳的李明霞，如果不是她从半道上冒出来，林放的未来很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那年头的男女恋爱，本质上都很保守，所谓谈恋爱，首先都是精神的恋爱，君子动口不动手，媒妁之言父母包办也罢，自己对上眼的自由恋爱也罢，基本上也就是一个“谈”。林放原来有个女朋友张跃，长得也很不错，我们也都认识，谈了好多年的恋爱，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证领了，连婚期都订好了，就安排在五一劳动节。

林放和张跃从小认识，在一条街上长大，可以算是青梅竹马。双方大人都熟悉，林放跟张跃外公学过毛笔字，他那手颜字的基础，就是张跃外公帮着打下的。他们还是小学同班同学，都在“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升入中学，张跃考上了当时南京最好的中学，林放只是进了一所普通中学，两个人差距立刻拉开，他因此对张跃更加刮目相看。很快就是“文革”的狂风暴雨，红卫兵大串联，参加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组织，然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林放他们那一拨人差不多都去了农村，张跃去了苏北农场，林放则是个例外，始终赖在城里没有下乡。那一阵，居委会天天派人到他家做思想工作，要吊销户口，林放母亲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医院的朋友做假证明，找认识的熟人开后门，最后硬是死皮赖脸地让儿子留在了城里。

很长一段时间，林放像个黑户，非常孤单，成了一个遗弃在城市里的孤儿。他显然被这社会抛弃了，岁数相仿的人都下乡，林放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落后分子，跟不上时代步伐，惨遭社会淘汰，对母亲的顽固不化很有些怨言。落后难免让人感到自卑，也就是在那时候，他开始跟在苏北农场的张跃通信，通过书信打发无尽寂寞，利用文学抒情放飞自己的想象。他的信总是写得很长，任何一个话题都能绵延不断。相比之下，张跃的回信便没有多少话可以说，在一开始，她还试图向他描述农场生活的有趣，年轻人在那里如何积极向上，如何大有作为，大家是怎么样吃苦耐劳。这些学生作文一样的天真描述，曾经让林放十分羡慕，也十分向往，让他更加痛恨自己的掉队和落伍，恨自己未能跟上时代的洪流，未能成为广大的上山下乡知青中的一员。

回城探亲的知青很快用现实给林放上了生动一课，农村生活根本不美好，留在城里才是真正幸福。林放进了一家街道小厂，也就十几号人，工作很无聊，每天重复着一样的机械工作，然而对于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这个已经足够幸